

北海文史

第四辑

日寇“血洗涠洲”阴谋的破产

——涠洲岛人民抗日斗争史片段

陈明绣 陈纬业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曾在我沦陷的涠洲岛制造一个骇人听闻的飞机场大点名事件，这是企图血洗涠洲岛阴谋的一个组成部份。

日寇占领涠洲岛后，害怕我游击队的袭击，一向对该岛封锁极严，禁止民船来往，不让外来的我国同胞登岛，那怕就是一个人。

一九三九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该岛的北港有人在屋外晒了几件看来是外地人的衣服，被汉奸发现向日寇告密。寇酋一听，惊恐万状，以为是我琼纵的游击队登陆了。

原来这几件衣服是北海一艘货船船工所晒的货船受雇于涠洲一个姓潘的，从北海装货秘密开抵涠洲。船工初到岛上，不了解情况，缺乏经验和警惕，把衣服晒到屋外去。谁知竟因这事，引来了弥天大祸。

当时日寇的驻岛指挥官是中尉斋滕，他立即带领通译、鬼子兵和汉奸，搜查北港一带村庄，在姓潘的家里查出三个外地人(运货来的船工)。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些人连同屋主及从滴水村捉来几个搭船回家的群众，共十一人，通通押往横岭“万人坑”杀害。斋滕还怕老巢不保，马上召集鬼子和维持会的汉奸头目，开紧急会议，密谋诡计，决定翌晨立即集中全岛群众(要群众携带铺盖伙食)到飞机场清点人口。企图通过突然袭击，发现破绽，血洗涠洲。声言如有违抗不去，通通“格杀勿论”！

下午，汉奸走狗四处传达日寇指挥部的“紧急命令”。群众预料鬼子可能借机进行一次大屠杀，“大点名”将会是广东三灶岛事件的重演。大难迫在眉睫，大家认识到不能坐而待毙，一定要协力同心誓死反抗，并且要相机行事，文来文斗，武来武打，誓叫鬼子的阴谋变为井底捞月一场空！

紧张气氛笼罩全岛，群众投入了既迅速又隐蔽的准备工作中去。他们避过鬼子、汉奸走狗，户过户、村过村地进行秘密串连。家家户户连夜把柴刀、斧头磨得锋利雪亮，藏在柴捆、包袱里；把禾叉、“鸭利”（一种类似鸭舌形状的民间习武武器），铲得尖削闪光，用布包着锋口，伪装扁担。为了便于搏斗，人人都准备穿短衫短裤。

第二天拂晓，北风呼啸，天色阴沉。日寇格本领着一队鬼子兵，如临大敌地开往坎仔背飞机场。与此同时，敌人还在各个路口、制高点增岗哨，安钢炮，架机枪。那刀出鞘，炮待发，杀气腾腾的景象衬着那天的天气，显得异常阴森恐怖。群众决定在斗争中求生存，虽然面对剑拔弩张的场面，但是仍镇定自若。那天，人们都绷着脸，挑着简单的行李，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走向飞机场。

鬼子要他们以村为单位按规定的地段坐下。群众一面密切地留意局势的发展，一面暗自准备武器，以便搏斗。哒哒突然开来一辆军用卡车，车尾上倒吊着几个老年农民和渔民。原来湾仔村群众坚决反抗鬼子的“大点名”，青壮年通通离村远藏，老幼也就近躲进石洞。日寇搜村搜不到人，恼羞成怒，兽性大发，竟用汽油纵火焚村，这几个行动不便的病残老人躲在家里，挨烟火熏得呛不过气，走了出来就遭到那些狼心狗肺的鬼子这样折磨。鬼子把他们运来就是想吓唬群众，但这种法西斯暴行更激起群众的义愤，恨不得立即冲上去，为死难的同胞复仇。

场上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一场激烈的搏斗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鬼子却先让那些汉奸走狗，趁火打劫，乘机向群众敲榨勒索。群众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能再忍受这种敲榨，纷纷回绝说：“老糠还能榨出油吗？”“还要顾以后的日子呢！”敲榨那些汉奸听得出话里有话，语中带刺。知道惹不过，灰溜溜地走开了。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按村点名”开始了。场上但见几千张愤怒的面孔，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和密密麻麻的枪口，只听到鬼子一次次厉声的吆喝。在这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群众却显得异常镇定，因为对最赖手的“顶

替”问题，他们已商量好了对策。

一些反封锁、渡海到大陆买卖货物的，一时回不来，不能不找人顶替。群众事先物色好人选，当鬼子一点到名，就有人站出来，响亮回答，把鬼子骗过。到邻村顶替的再回到原村去，一不小心，也容易出岔子。对于这个问题群众在斗争中学会了使用障眼法，就是让一些人故意站起来或走出去，挡住鬼子、汉奸的视线，把顶替者掩护过去。由于配合及时和巧妙，鬼子始终找不到一点岔子。

在进行“大点名”的同时，斋藤，还派数十名鬼子兵和带路的汉奸四出活动，搜遍各个村庄，捉拿既不集中坎仔背机场，又没有户籍的群众，并通通指为“游击队”，捆绑押上卡车，运往沙滩杀害。

“大点名”延续了三天三夜，什么破绽也挑不出，反而弄得人困马瘦，群众的怒火却越烧越旺。斋藤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只好垂头丧气地宣布结束“点名”。“大点名”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鬼子“血洗溷洲”的阴谋也跟着破产了。